

备件“华服” 好赴宴

◎毛松南

有句老话:头郎新,二郎旧,三郎穿个破捺头。说的是以前子女多没衣穿,老大穿旧再传给老二,老二穿不下了又给老三……直至最后大大小小的补丁布满全衣。

现在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,天天穿得像过年。因为衣服多,每件都穿不上几回,就显得特别耐穿,非要和主人比耐力,当然最终还是人与着装殊途同归。

言归正传。说的是前天爱人突然想起,儿子有件薄羊绒衫一直压在箱底,已有三五载未见上身,估计年轻人喜新厌旧,不屑一顾了,可惜了那年他妈还花了好些钱,精挑细选、权衡再三、咬牙发狠才下定决心的。

爱人迫不及待手洗并滤清后,平摊在大方凳上晾干。天刚挨黑她就急着叫我试衣,我一摸衣角,还有些潮湿,但我决计不让她扫兴。

“正好。”我压抑着兴奋之情。

爱人小心翼翼地拈拾衣服上的点状小球,俯身轻轻抚摸,还喃喃低语,仿佛这衣服是她老公和儿子的合体,由着她倾诉真情。

说实话,虽说现在不愁吃穿,但我们从苦日子过来的人,还是要节俭的。有时候爱人要带我去商场专卖店选衣服,我总会找借口长久停留在一楼大厅,那儿常有打折品,据说是尺码不全,或者换季、换款式、换厂家……便宜还有好货。一旦上了楼,可就身不由己了。一个个区间、一块块牌子,自称都是品牌、名牌,很多闻所未闻,洋名字+拗口,转身就记不住。每件衣服都要两三千,时装、时价。乖乖隆地咚,锦罗玉衣哩。我也不敢试穿,一旦多看一眼,马上被美女们缠绕,盯着我,尽是甜言蜜语:“帅哥好颜值好身材,这款就是为你量身定做!”糊弄我呢,一个小老头,别恭维啥尊容,不觉得狰狞就好。幸亏我不爱虚荣,手一直攥紧,也不会向爱人求助。我本能地收起目光,转移视线在手机,借翻看朋友圈糊弄过去。

我天冷时都穿保暖内衣,三五十块钱一件,便宜实用。只是现在许多地方暖气开得高,大家往往穿一件厚外套,再搭一件薄毛衣,我的保暖内衣穿在里面实在不和谐。现在好了,有了这件羊绒线衫,中高档,敞怀亮底不差答。虽然是儿子穿过了的,但是仍然光鲜,它的品牌在、儿子的体温在,我穿着自然会感觉精神头提振。

爱人喜滋滋地打算:“下个冬天上饭店就有得穿了,衣服也不用白放着浪费了。”我都习惯了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,故意逗她:“假如临时有饭局,我还要跑回来换吗?”爱人扑哧一笑。

生活不需要花里胡哨,而是实打实的衣食住行,哪能躺平过着算,总要掐指算着过。普通人家,主妇难当,她不说,我也知。

劳动者自信

◎兰溪

“看你年纪轻轻的,怎么也该找一份工作吧?”“这么早就遛着狗,是不是……”不止一个陌生老年邻居好心劝我。我告诉他们我有工作,只是不必坐班。他们脸上往往露出意味深长的笑,像油画里的蒙娜丽莎,显然是不相信。

“小区里的老人大多是退休工人,在他们看来,只有进个按时上下班的单位才算正规工作。”妻子分析道。这种观念很难矫正,大白天遛了一个月狗,我便被不少邻居贴上了“软饭男”“啃老族”的标签。我一度也像如今的小赵一样,早晨、傍晚才敢出去遛狗,后来看狗憋尿憋得太辛苦,心里实在不落忍。咬咬牙顶着不小的舆论压力,恢复了中午那趟遛狗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,如今大白天,小区里能见到不少年轻人。他们有的在开网店,有的平时跑“滴

滴”,也有一些像小赵那样从事设计工作。他们的收入水平,通常略高于打螺丝的工人和每天打卡上下班的小职员。虽然仍有一些人觉得这些不是正经事,但持有这类偏见者已经逐年减少。去年10月,我们南通又挂牌成立了“新业态就业人员服务中心”,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本地新闻的人,应该能了解一二。

某天,遛狗时遇到小赵,我和他就此聊了一番。渐渐地,他白天敢于出来遛狗了。不偷不抢,靠劳动吃饭,有什么好怕别人说的?何必搞得像“地下工作者”。30多年前,我在工厂的时候,不少车间工人还觉得坐办公室的人都在吃闲饭,属于不劳而获,如今,已经没人会认为脑力劳动不是劳动。时代在发展,对于劳动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。无论何种形式的劳动,都是光荣的,建立起这样的“劳动自信”,就不会怕人说闲话。



练摊岁月

◎吴瑕

天气暖和起来,夜经济、后备厢集市成了热词,我去夜市逛,发现摊主们为了吸引顾客花样百出,比如有个“济公烧烤”,过去细看原来是个戴着眼镜的斯文小青年,身穿一件百纳僧衣,只是举手投足和我们印象中的济公实在搭不上关系;还有摊位上摆出的广告语是“比爱情还甜的凉粉”,我看着不禁哑然失笑,又想起自己童年时摆摊的经历。

1982年,我家推倒低矮阴暗还漏雨的泥巴房,盖了一砖到顶的新瓦房。盖房子如同今天在城市买房子一样,是得伤筋动骨的,缺的钱靠借。父亲不喜欢求人,急着把欠款还清了,到了过年时家里就紧巴巴的。于是,腊月里,父亲有空就带着我和哥哥去镇上卖气球、卖皇历图。那时候,皇历图是村民必备的过年之物,节令和耕种事宜那上面都有。所有的气球都是用微型打气筒吹大的,彩色苹果般,在乡镇街上算是炫目诱人了。

我和哥哥怀揣几本皇历图,拿着气球边走边叫卖。那时候,虽然我才8岁、哥哥11岁,但我们知道多卖点气球和皇历图全家就能在过年时吃上肉,因此都不怯场。卖完

了就回父亲的地摊边汇合,各自分享着叫卖的细节,父亲在边上看我们两个小萝卜头叽叽喳喳。那是商业给我最早的教育,我知道摆地摊是为了生活更宽裕。那时候,买东西都是要讲价的,我往往能赚点钱就会果断出货,因此卖得多,父亲说这叫“薄利多销”,哥哥不服气。

最开心的是傍晚,集市上行人少了,我们就收摊回家。镇子离家还有4公里,全靠步行。父亲一边走一边盘算,最后口头许诺:过年给我们兄妹几个一人做一套新衣服。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,做新衣服不容易,除了钱还得有布票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父母亲的付出我们看在眼里,不好意思再要新衣服,听父亲这么一说,不禁高兴到跳起来,忘了走了一天的腿有多么酸胀、忘了只吃过早饭的饥饿。父亲看到我们开心了也被感染,跟着路上的喇叭里传出的歌声唱起来。

父亲没有食言,摆了大半个月的地摊,最后一天提前收摊,带着我们去剪头发,还豪气地买了两个菜包子给我们吃。我和哥哥知道父亲也饿了,为了省钱只买给我们吃,对换一下眼神,吃了一半就说不好吃,

死活不吃了,父亲就吃我们剩下的包子。那天回家后,父亲说我们兄妹两个辛苦了,明天好好地歇一天。他喝了一杯我去打来的散白酒,和妈妈在餐桌上算账,计划着要买的拜年的礼物、祭祖的鞭炮香烛纸钱、待客的食物……

多年之后,我漂泊到南京城,谋生无门,最后摆起了地摊,卖报纸维持生计。领报纸、分拣、销售、记账,我做起来居然感觉轻车熟路,应该是8岁那年跟着父亲摆地摊的经验累积所致。后来,我找到了工作,但为了补贴家用,下班后继续摆了一年多的地摊,还被我的同事撞见了。同事在车间里当我面把这事当笑话说,我满不在乎,这有什么?摆地摊不偷不抢不犯法,是一种生活方式,收入比我工资还高呢。那些日子的感觉,一半是在马路上喝风的辛酸、一半是夜晚收摊归来数钱的甜蜜,而收获除了钱以外,还有生活教会我的勇敢和坚持。

路边的花开得正盛,一朵一朵,摇曳在枝头。人间芳菲的日子,我找出当年卖花环时留给自己最好看的那一个,默默欣赏,寻觅回放艰辛又难忘的岁月。